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59
27 Nov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九五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 席: 皮克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古巴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马来西亚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也门

扎伊尔

福蒂埃先生

金永健先生

佩尼亚洛萨先生

阿内特先生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塔德塞先生

图尔努德先生

布朗先生

拉扎利先生

门蒂亚努先生

沃龙佐夫先生

戴维·汉内爵士

阿什塔尔先生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0-61445/A

上午11点10分开会。

主席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理事国将注意到安理会会议厅已安上设备以使他们可以看一次录相。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通知我,在科威特的发言中他打算利用同审议的项目有关的视听材料。按照过去的做法,我已要求秘书处做了必要的技术安排。

通过议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理会面前的文件S/Agenda/2959中载有本次会议临时议程。如无人反对,我就认为议程通过了。我请古巴代表提一个程序性问题。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向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特别是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科威特常驻代表表示歉意。我们不希望拖延会议或剥夺安理会听取该代表要求提出的证词的机会。换句话说,关于临时议程上的项目,我们没有困难。

然而,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的这次正式会议上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次与安全理事会一向采取的做法相反,在正式会议之前没有为审议临时议程进行通常的非正式磋商。

我国代表团要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四位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常驻代表正式要求主席为审议一项关于被以色列占领领土局势的题目的决议草案召开本机构会议以来已整整一星期了,安理会曾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的决议,第673(1990)号决议中保证迅速审议这个问题,而那是1个月以前的事了。

到现在为止,那些完全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要求开会的代表团未接到任何反应,而安理会也尚未能够开会以审议决议草案。由于没有机会在非正式磋商中提出草案,因为这次例外地没有进行磋商,我国代表团在此被迫提议我们在临时议

程上加上关于审议安理会理事国面前的S/21933/Rev.1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另一个项目。

我还必须向安理会理事国做进一步解释。这项提到秘书长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报告的决议草案已由提案国根据其它代表团,尤其是芬兰代表团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做了修改,我们昨天下午将决议草案交给秘书处以便散发给安理会成员国。不幸的是秘书处几分钟前才在这个会议厅散发它几个小时前就拿到了的案文。我对此感到遗憾,但这不是那些昨天下午就将案文适时地交给秘书处的人的过错。

因此,我国代表团最后提议在临时议程加上一个项目,这样安理会便终于可以审议这项决议草案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首先,关于古巴代表对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的关切,这次没召开非正式会议是因为我们在继续审议一个项目,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标准做法是开会前不进行非正式磋商。除此之外,由于我与提出古巴代表提到的决议草案的小组的一位代表进行了交谈,我已表示了打算应他的要求在科威特代表今天上午做了发言之后,立即进行非正式磋商。因而,我希望,既然已礼貌地邀请了科威特代表发言,我将给他机会发言,此后我们将立即就古巴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我国代表团的回忆,我们这是第一次没有先在我们非正式碰头的小房间里开会便直接到这个会议厅开正式会议。但是,不管怎么说,就非正式会议而言,我们准备接受你的解释。

我现在想问:难道我们还需要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审议四个代表团提出的正式要求吗?这四个代表团根据安理会规则要求讨论一项已分发到安理会各成员国手中的决议。难道我们还需要就安理会经常审议的另一项目,即被占领土问题进行磋商吗?是不是某些问题、某些决议在某些时间是需要非正式磋商的,而另一些问题不需要?主席先生,如果您的关于这次会议不必非正式磋商的理论成立的话,那这种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对四个代表团所提交的决议草案的审议。

我并不想拖延这次会议的讨论。我只是建议将这一项目列入议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对不起,古巴代表的记忆同我的不一样。我是凭着对安理会的工作和作法的45年的记忆来工作的。我当然认为,我们可以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古巴代表刚才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决议草案的修改稿刚刚分发和出现在安理会各成员面前。按安理会的传统,通常在审议这种草案之前是要给各代表团一个礼节性的宽限期的。我想开一个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在过去的24小时中,我就这一问题参加了广泛的磋商。我相信一些代表团也有同感并愿在非正式磋商中发表他们的看法。

阿什塔尔(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任何拖延都可能影响我们的会议,我的发言也可能造成拖延,对此,我也向科威特的代表致歉。但为使会议如期进行,我的发言会很简短。也门是11月8日决议草案S/21933的提案国之一。我想在此作一下回顾,并提醒安理会成员国和其他在座代表,这个决议草案是关于导致20个巴勒斯坦人被杀害的耶路撒冷事件的。决议草案在三周前就提交了安理会,并作了几次修正,最后今天上午该草案作为修正稿已在标有同样文号(Rev.1)的文件中分发。

也门和其他一些共同提案国代表团进行了合作,目的是达成一项能获安理会协商一致通过或至少取得最大限度同意的草案。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热衷于使安理会在不同的问题上保持团结一致立场。我们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继续合作。但是,主席先生,经过三个星期的磋商,我们已经够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安理会允许拖延在有关一个很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上作出决定,而去讨论其它项目和问题。

为保持安理会的信誉,为使其合理、一致地开展工作,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在这次会上就针对所提交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问题作出决定。我现在正式提出动议,安理会今天下午3点开会审议这个问题和所提交的决议草案。

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也真诚地向科威特代表和科威特政府表示歉意,因为我们拖延了科威特行使其当然权利,向安理会和所有与会者陈述在科

威特的暴行。我别无选择,即使必须拖延会议,也得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别无它途。

我同意古巴和也门的观点,即所提及的项目需要刻不容缓的讨论。其原因,您主席先生已了解到了,安理会其他成员也了解。我的估计是,安理会的绝大多数都会同意现在就正式审议这个项目并对其进行表决。

主席先生,我向您呼吁今天就立即采取步骤,作出相应行动。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一直在认真听着我们面前这场没有稿子的辩论。我从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回答古巴代表时的发言,你说你准备安排关于其他代表提出的问题的非正式磋商。我想明智的作法是由你建议一个非正式磋商的时间,然后再讨论问题。

我国代表团对由安理会四个成员国刚刚散发的、我们在约一小时前收到的文本,有一些话要说。我将得到有关那个文本的指示。我想我们应遵循有关文本的正常程序--当然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我们不是谈决议草案的文本--然后再进行非正式磋商。但是,主席先生,如果你能够为此安排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到时一定会公布--然后我们好开始安理会的工作,我想这样做也许对大家都有帮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建议。我曾希望我已经表明,一旦科威特代表结束了这里的发言,我就立刻安排非正式磋商。

图尔努德(芬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程序性辩论。我感到,本月我还没能有机会祝贺美国担任11月份的主席,所以,我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并希望你11月份的工作取得成功。我也想感谢联合王国大使戴维·汉内爵士,他在上月出色地主持了我们的工作。

我想就我们现在的程序性辩论说几句。我只想说,最近几天我国代表团一直在以色列占领领土问题上积极工作,我们仍然处在此问题的磋商过程中。我们仍然希望有某种可能,取得一个能为各方接受、至少为本理事会各成员广泛接受的结果。因此,我呼吁建议我们立即开始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国家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因此,我

们特别支持今天尽早举行非正式磋商的想法,以便明确我们在此问题上进行到了哪一阶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芬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如果没有人再要发言,我作为主席现在再次重复我要请安理会在科威特代表定于今天上午的发言结束之后,立即进行非正式磋商。作为对也门代表的答复,我表示乐于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他所要求的早日恢复关于被占领土局势的辩论问题,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安理会能够就它将针对这一项目采取什么行动作出尽早的决定。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为了不进一步拖延对临时议程项目2的审议,我国代表团接受你提出的建议,但基于这样的谅解:作为非正式磋商的结果,安全理事会最终将能够就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其面前的一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我们并不认为非正式磋商可能导致出现只能拖延我必须称之为非常异常情况的局面。我在安理会没有45年的经验,但是,我有近一年的经验,而且我也熟悉本机构的议事规则。各代表团都有权提交决议草案,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不必经特定数目的代表团的认可。

这绝非试图把一个案文强加给任何人。我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能够对此表达意见和投票,或否决、或弃权、或赞成。我们不愿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安理会的规则意味着并非因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在公开会议进行的讨论可能会在非正式磋商中不复存在,进而导致一无所获。

换言之,我们愿意在听取科威特代表的发言后立即进行非正式磋商,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但我要明确地强调指出,我们期望安理会能够尽快——即在今天晚些时候——审议我们的决议草案并付诸表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接受我提出的建议。我相信,他可以在我们进行非正式磋商时表达其开会的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要通过议程。除非我听到任何反对意见,否则我将认为议程获得通过。

议程通过。

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依照在第2950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科威特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巴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信,其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卜杜勒·格哈法尔先生(巴林)、穆萨先生(埃及)和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1990年11月26日的信,全文如下:

“我谨以联合国伊斯兰集团主席的身份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恩京·安塞义大使阁下参加安全理事会对题为‘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的项目的讨论”。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以S/21968文号印发。如果我没有听到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依照第39条向恩京·安塞义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将恢复对其议程上这个项目的审议。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1966,其中载有科威特提交的决议草案案文。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芬兰和扎伊尔也是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1914、S/21943、S/21951、S/21955、S/21961、S/21962、S/21963和S/21965,这些文件分别载有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1990年10月28日、11月15日、20日、23日和26日的信。

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科威特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在这个月中,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展示了突出的效率,虽然已近月底,但我仍要代表科威特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祝贺,你谨慎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你以渊博的经验和杰出的技巧主持了安理会,这些经验和技巧的确证明了你在外交领域的漫长生涯并成为你报效你的伟大国家美国的感人记录,美国目前正处于保卫法治,战胜弱肉强食原则的前线。

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对我们的朋友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戴维·汉内爵士上个月出色地主持安理会向他郑重地表示感谢和赞赏。我还要借此机会向联合王国这个我们与之具有长期历史联系的友好国家致敬。该国为确保战胜侵略和在我们区域实现正义与和平正在起着重要作用。

自从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国这个和平和睦的绿洲和仁慈的源泉以来,已经过了一百一十六天了,科威特人民一直坚定不移地进行抵抗。自从《联合国宪章》、《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和不结盟原则遭到公然破坏以来,一百一十六天已经过去了。自从伊拉克破坏各项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特别是破坏伊斯兰原则和价值观念以来,一百一十六天已经过去了。安理会在我们可爱的国家科威特8月2日遭到野蛮侵略仅几小时后通过了第660(1990)号决议,但崇高的安理会的意愿受到了公然蔑视,自那时以来一百一十六天已经过去了。此外,伊拉克继续无视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意志,拒不接受8月3日于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外长理事会决议、8月5日于开罗举行的第19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决议和8月10日于开罗召开的阿拉伯首脑紧急会议通过的第195号决议。

所有这些决议都谴责伊拉克并要求它立即无条件撤出科威特。但伊拉克坚持对

抗态度；破坏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世界和平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

在过去的116天里，《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议定书不断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侵略成性的侵略军对我无辜的、手无寸铁的科威特同胞和科威特境内的第三国居民施以野蛮行为。个别和大规模逮捕行为有增无减。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科威特人失踪，他们下落不明，大概正在该政权黑暗的监狱和拘留营中受煎熬。而且，许多科威特战俘仍无下落。在科威特本土和伊拉克境内的拘留营以及监狱中，科威特人继续在没有国际监督的情况下遭受残酷折磨，因为伊拉克始终不让人道组织调查全体科威特人民特别是囚犯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这无耻地破坏了1949年日内瓦第三和第四公约。

伊拉克对我国的侵略是在为建立一个没有邪恶倾向和侵略精神的世界新秩序，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努力开始结出果实的时候发生的。这将是一个基于恢复《联合国宪章》及其目标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各国将摆脱无限制军备的负担，进而把资源转用于经济发展；在这个秩序中主要大国已经开始合作而不是竞争，并建立普遍的正义作为政府的主要基础，发挥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加深那些最终将毁灭人类的邪恶倾向。所以伊拉克的侵略给千百万人民对一个没有恶意，没有仇恨的世界所抱的所有美好希望及崇高和合法的愿望一个摧毁性的打击。

针对侵略的规模和严重性，国际社会相应地作出果断、迅速和一致的反应，完全拒绝伊拉克政权对其邻国科威特犯下的一切暴行。庄严的安理会史无前例地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决议。所以，我们大家完全有理由对侵略者，即伊拉克政权的反应提出正当的质疑。答案也毫不奇怪，它典型地反映了侵略政权的本性，即完全不接受朝向和平的任何步骤，--拒不接受安理会决议、不接受阿拉伯国家联盟决议、不接受伊斯兰会议决议，也不接受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呼吁和决议。

非但如此该政权甚至拒绝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人道主义努力，即指派两名特使去调查科威特国人口（包括科威特人和外国人）的条件，并审查他们的处境和需要。

占领国还拒绝接待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或任何其他国际和区域人道主义机构的任何小组。它甚至不准包机着陆,为科威特人口输送由红十字委员会监督分发,由科威特国负担费用的药品。

看看上述拒绝行为,有些人还请求给伊拉克政权一点面子,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难道指望我们为侵略行径而酬劳侵略者吗?答案显然是不,不。事实上,唯一的回答在于你们历史性的决议,为了一个崇尚人类手足之情、博爱与和平精神的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这些决议。

伊拉克政权侵占科威特不只是把矛头指向扩张领土和科威特人的意志。它走得更远。事实上,从入侵的最初几小时开始,它就对科威特穆斯林人采取了十分奇怪的行动——没有人想象过的行动,例如无端杀人、酷刑、赶出家园、破坏人格和强奸、侮辱人身尊严、恫吓无辜平民有组织地抢劫一切拿得走的东西,以及摧毁不动产,其方式使人想起海盗时代和原始战争。

伊拉克政权及其侵略军的此种行径明显揭示了一种病态的虐待狂心理,暴露了极端的怨恨,丧心病狂地破坏堪称楷模的科威特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我国人民在一个建立在忠实、建设性工作与合作原则基础上的明确的关系架构中完全拥护他们的统治者,其目标是创造一个享有福利、和谐和国内安宁的社会政治结构。

这个社会一直并将继续使科威特人民和科威特国外的人士感到自豪;这个社会的形式和体制也许鼓舞了全世界许多渴望仿效它并从其经验中获益的各国人民。这个社会没有把它的财富尽归自己,也没有对别人关上大门。正相反,科威特一直敞开大门使所有人获益,而未设置任何障碍。

这就是使伊拉克政权暴露在其人民面前的挑战的实质,伊拉克人民被科威特的经历及其文明的国家企业强烈吸引。然而,伊拉克政权把大量资源浪费在徒劳和无意义的战争和军事冒险以及购买势力范围和代理人上。

伊拉克政权对付科威特人民的种种做法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也超出了任何

宪章或公约的限制或约束。痛苦的哭喊可以在边界以外听到,侵略者残暴和非人的行为迫使许多高尚的科威特人离开他们的家庭、家园和他们祖先的土地,以便告诉全世界人伊拉克侵略军所犯下的暴行。那些有良知的人离开了科威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他或她的心中都深深埋藏着他们自己以这样或那样方式亲身经历过的恐怖事件的第一手材料。

为使他们能够直接自动地报告真情,并使他们的信息反映科威特目前事件的真相,为使安理会成员在他们的心中和脑中记住这一信息,也在安理会的记录上记载下这一信息,并希望这能促使安理会作出反应,我国代表团有幸增加一些兄弟姐妹,他们将向安理会讲述他们在占领之下的经历和占领对个人、经济以及几乎对科威特的一切的影响。他们将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向安理会描述对科威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世界的侵略所造成的后果。

我很高兴向安理会介绍下列见证人:法蒂玛·法赫德夫人、依曼·阿德南夫人、伊萨赫·易卜拉欣大夫、穆卡齐先生、沙马先生和法乌兹·巴德尔先生。希望大家专心听取他们的描述。

安理会会议厅中放映了录像。下面是录像中的一段录音部分的译文。

某人的声音(阿拉伯语):“好象有一帮人进入一个国家,而且时间有限——也许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偷取了尽可能多的东西。他们拿走了他们找到的一切。这个地区变成一片废墟。”

某人的声音(阿拉伯语):“当我离开科威特时,我带着我的小儿子,他正在生病。伊拉克人不让我带走我的病儿。他们说他还不到一岁,我必须把他留在科威特。我吓坏了。当我哀求一个士兵让我带上我生病的孩子时,他们试图把他从我怀中拉走。我问他是否已经结婚、有没有孩子。他说没有。我对他说所以他不知道作父亲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一个孩子对父亲或母亲来说是多么宝贵。他们嘲弄得我哭了。当我哭得更厉害时,他们嘲笑我。”

某人的声音(阿拉伯语):“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要痴呆的人,他们就把这些人

帶到伊拉克或杀掉。这是违背上帝的法则的。”

某人的声音(阿拉伯语):“我的名字叫苏尔坦·艾哈迈德·苏尔坦·阿里。当他们把我痴呆的妹妹帶到我们面前时,他们说如果我们无法养活她,他们就把她和其他痴呆人一道帶回巴格达。他们说如果科威特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她,他们会养活她。我们回答说当科威特政府管理这个国家时对她照顾得很好。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要那些痴呆人,他们就给这些人每人一颗子弹,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长眠。”

某人的声音(阿拉伯语):“萨达姆的行为表明了他性格中的希特勒主义。我正在开车,伊拉克军队从后面追上来。他们爬上我的车给我留下这些伤。”

第一位见证人(以英语发言):我今天代表留在祖国的所有科威特妇女和儿童发言。他们陷于困境,遭到伊拉克士兵的残暴恐吓。主席先生,我代表他们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给我这个机会。我也在被占领的祖国生活了两个多月。我正是以此为依据提供我的证词。

科威特不是一个大国。它是一个有着博大家庭的小国。我们科威特人彼此非常熟悉,可以永远被认作是由一个家庭组成的社会。由一个家庭组成的这个社会的力量对萨达姆实现突破的不断企图造成了第一个主要障碍。我必须自问是否是我们的力量、团结和家庭感为萨达姆提供了一个借口,造成成为科威特目前命运的残暴和难以形容的恐怖。

据说一名伊拉克军官对一群科威特被拘留者作了如下评论:

“现在你们科威特人应该知道我们的风格了。我们通常要逮捕100个人,以便抓到一个我们也许正在寻找的人。”

我自己和一群妇女一道来到伊拉克军队驻科威特的主要指挥部。我的目的是试图代表一些无辜的被拘留者,设法使他们获得释放。司令部的主管军官非常明确地表示没有任何希望。我会永远记得他的话。他说:“在我们手里的人都别想活。”

我并不想使安理会厌烦。因此,我选择我亲身经历过的几十个这类事件中的三

个来加以叙述。第一个事件是一位年轻的、非常著名的科威特妇科医生的妻子叙述她的恶梦。她说：

“25至30名武装男人在凌晨零点30分整闯进我的家。仅仅几秒钟，我发现他们闯进了我的卧室。他们带着我最小的孩子，他只有一岁。侵入者把孩子扔在地上。

“然后那个军官把穿着靴子的脚搁在孩子的头顶上。他一边用穿着靴子的脚使劲压住小孩的头，一边向我丈夫提出一个关于医院的问题。我丈夫说他对这个军官问的事情一无所知，于是穿着靴子的脚就更加使劲地压在我那幼小孩子的头上，孩子不停的哭声变得越来越响。

“士兵们对我丈夫的回答不满意，在我家里搜查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们把我丈夫带走了。

“四天以后，这些士兵把我丈夫送了回来，他被折磨得很厉害，我都认不出他了。他们把我、我婆婆、公公、邻居和孩子都叫来，然后开枪打死了我丈夫。”

不仅是科威特公民受到萨达姆手下士兵的恐怖折磨。外国人也受到野蛮对待，这些外国人在科威特和睦地居住了多年，并且过着体面的生活。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位摩洛哥妇女，一天她流着眼泪来找我。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孩子大约一岁半，另一个三岁半。她告诉我，她带着两个女儿去医院进行简单的治疗。结果伊拉克人不但没有提供治疗，反而强行抽去这两个幼小孩子的血，以便输给伊拉克伤兵。

我要说的第三件和最后一件事情是：一个大约20岁的年青人驾驶着一辆汽车开到伊拉克检查站停了下来。他和士兵们就宵禁是晚上七点半开始还是八点开始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争论了起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士兵们把这小伙抓了起来，并没收了他的汽车。他们提出两项要求：伊拉克人要这年轻人承认自己是科威特抵抗力量的成员，并且向士兵们提供他们所需的情报，包

括他所有朋友的名字和地址,而不管这些朋友是不是抵抗力量的成员。这个青年不能按当局要求去做,因为他和他的朋友都与抵抗力量无关。

审讯变得完全是羞辱人格的。后来他们用皮鞭抽打他,整整三天没有停过。他所看到的要比他所遭受到的还要痛苦:他的一些同囚犯人在受到毒打之后被迫坐在盛有盐水的桶里。

经过一天的休息之后,他又被提去受审讯。第二次审讯正如第一次审讯那样,是在这个青年被蒙住眼睛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毒打的部位主要是这个青年的脚底板。在反复抽打之后,伊拉克人要他跳起来,用脚落地。他以为这样做之后就不用再受苦了,于是便跳了起来。结果伊拉克人认为对他打得还不够,继续拷打他,直到他站不起来为止。

他们给了他所谓的“一天休息”,换言之,这是一种折磨神经的审讯。后来他们告诉他,要处死他。他们蒙上他的眼睛,把他拖到一个密封的小房间里。突然,几百发子弹打在他的周围、空中和墙上,直到这个小伙子倒在地上昏死过去。第二天他试图自杀。

十八天以后,这个青年被释放了,体重下降了12公斤。现在他正不断接受身体和心理上的治疗。

这里说的仅仅是无数件事情中的几件。尽管方式不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严重违反最起码人权的行为。

我呼吁世界拯救的科威特并不是石油之国科威特,而是人民的科威特,正是这些人民通过规划、献身精神和辛勤工作,把这片沙漠变成了天堂。

萨达姆·侯赛因剥夺了我祖先过去的一切,也剥夺了我今天的一切。安理会各位成员,请帮助恢复我子孙后代的前途吧。

安理厅里播放了录相带。以下是这一录相带声音部分中的阿拉伯语片段。

声音:“游行队伍走近一辆伊拉克坦克。科威特人非常气愤,他们对谨慎地站在那里的伊拉克军人喊口号。科威特游行队伍和伊拉克坦克之间的距离还不

到十五米。愤怒的科威特人挥舞着有关科威特埃米尔和王储的旗帜和标语。游行后不久枪击就开始了。

“第二天，用摄像机摄下当时情况的那个人返回原地，看到地上的血迹。这是示威者举著的旗帜。”

第二位证人（以英语发言）：几天前我还在科威特的一家主要医院工作。许多家庭到医院来寻找他们的被伊拉克士兵抓走的女儿。他们到每个医院去查，看看他们的女儿是死还是活着。这是我能告诉你们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些。

在入侵后的第一周期间，有些人送一个年轻姑娘到医院来。她的邻居看到两个伊拉克士兵将她从她的家门前抓走。第二天，邻居们发现她在另一个房子里，并将她送到医院来。这位姑娘的精神出了问题，患有唐氏综合症，而且受到多次的强奸。她仍在出血；嘴唇受伤在流血。她只是哭，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我确实无法忘记她的面容。

又有一天，我们在医院治疗许多护士，她们夜里在她们居住的外国护士住宅被伊拉克士兵强奸了。她们再也没有回医院工作，并马上离开了科威特。

此后，医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害怕这些士兵会袭击我们。医院的大厅里总有士兵，有一天，一名伊拉克士兵想对我做无礼举动。我很害怕，我告知我丈夫后，他不让我再回医院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离开了科威特。

我们离开科威特之后，我见到我的一位亲戚。我问他为什么离开科威特；他告诉我，他离开科威特是为了他的两个年轻女儿的安全。他告诉我他的邻居的遭遇，他邻居的四个女儿都被伊拉克士兵抓走；四天之后，只有两个女儿回到家里。她们诉说了整个遭遇，如何被带到一个警察局，被强奸了四天。她们不知道她们的两个姐妹的遭遇怎么样。

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位医生告诉我，有一个年轻新娘在她丈夫和家人不在家时被士兵绑架走了。她的丈夫和家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找了15天，最后才找到她，她一丝不挂，双臂和双腿被绑在床上。她被许多士兵强奸了15天。

有一天,在医院有一老人和他的妻子进来寻找他们那失踪了9天的女儿。我问他们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收到许多被强奸的年轻妇女的尸体;他们拿出照片给我看时,我看到这位妇女正是我中学的一位朋友。她是一位美丽的姑娘,24岁,刚刚结婚。她丈夫找她都找疯了。我离开科威特时,谁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我深恐她受到伤害,也许已经死了。

主席先生,请帮助我的国家吧。

在安理会会议厅播放了一盒录像带。以下是配音的部分记录。

解说词(阿拉伯语):“他们让科威特的病人带着伤口在街道上呆在他们的血泊中,直至死亡。尸体也留在街道上,直至腐烂。他们阻止任何汽车将尸体运到医院或放在陈尸所,或送去埋葬。

“我们在街道走时看到到处是尸体,死在大街上的人。伊拉克士兵常来医院;他们偷窃病人的食物,并以提供安全为借口进入护士的房间,而事实上是去强奸那些护士。”

解说词(阿拉伯语):“我看到一名伊拉克士兵在向我开枪,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太阳穴。”

解说词(英语):“慢性病的治疗停止了。癌症病人被送出医院,他们多数都不幸死去。畸形儿童当然也被送出医院而死亡。简言之,科威特的医疗保健不断在恶化。”

第三位证人(以英语发言):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我在入侵后三个月还在科威特一家医院工作。

正如你在前一个录像带中所看到的,在妇女反对伊拉克占领的示威中有许多人受伤。我们的救护车不停在工作,直至午夜,将死亡和受伤的妇女儿童送到医院。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士和三个儿童的死亡。

我走进手术室,在那里一名18岁的妇女的一支腿正被切除。

另一位17岁的未婚妇女,脸部和耳朵严重受伤。她的脸部将长期瘫痪,她由于中

耳受伤而失去了平衡感。她将终生残废。

有一天,一名男子在街上拿出面包。一辆载有两名士兵的汽车驶上来,向他开枪射中他的头的后部。正如你们可以从我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中看到,他的颌骨已完全粉碎;已用金属替换了。他的口腔下部、半个舌头和嘴唇已被毁,他需要做整形外科手术来修整他的面部。

我想告诉你们自从伊拉克人来了以后科威特医疗保健的情况。

我所在的医院有60名医生,但我走的时候,只有20名医生还留在那儿。我们的许多医院无法做外科手术,因为护士和工作人员都离开了科威特,他们受到了伊拉克士兵的威胁。任何医院都只有一间手术室可用,有时一间也没有。

在科威特,我们的医疗供应本来足够200万人用一年。伊拉克人拿走了95%的供应,我们的所有医院现在都供应不足。

伊拉克人关闭了我们的专科医院,赶出了所有的癌症和精神病病人。现在,这些专科医院象我们同样被关闭的学校一样供伊拉克士兵住宿。

在妇产医院,母亲在分娩两小时内就必须出院。我们的血库里存血不足,如果哪位妇女因剖腹产出血,一般就会送命。血浆不足也是其他手术面临的问题。

伊拉克士兵拿走了我们的医疗器材。他们拿走了CT检查器、X光透视机、实验室器材以及特护部的设备。我们有200多辆救护车,其中135辆或被偷走、或被毁坏。救护车司机遭到枪击,被拘捕、审讯,遭受酷刑。他们大多已离开科威特。

入侵发生一月之后的9月2日午夜,作为反对伊拉克人全国性示威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医院的护士登上医院的房顶,高呼“真主是伟大的”。伊拉克士兵包围了医院,审讯医生、药剂师和护士。他们把护士长和两位护士带到警察局,扣押了48小时。

医生们在治疗受伤的伊拉克士兵时恐慌不安。我认识四名医生,他们因为一名伊拉克军官在接受手术时死亡而遭士兵枪击。癌症中心的副主任和两位同事一起被带走,他们因为拒绝按照一名伊拉克士兵的命令拔去一位老妇人的供氧管而遭枪

击。

治疗科威特抵抗运动成员的医生遭到杀害。一名医生因为治疗一个涉嫌为抵抗运动成员的人而受到审讯。伊拉克士兵包围医院、审讯医护人员的时间长达四小时。我知道另有四名医生因为治疗抵抗运动战士而被处决。我的一位军官朋友返回被占领的科威特参加抵抗运动,他被捕,遭受了酷刑。他们挖出了他的眼睛,又把他带到他的房子前,当着他的面烧了他的房子,然后才开枪杀了他。我见过许多被士兵枪击的科威特人,子弹打在他们的头上,或穿进眼睛、耳朵。他们被送进医院时,已经面目不清,无法辨认。

在入侵的第一天,科威特士兵保卫国家,打死了许多伊拉克士兵。伊拉克人任由死尸留在街上,尸体开始腐烂,我们不得不去收拾这些尸体,但伊拉克人不许我们掩埋,强迫我们把尸体运回伊拉克。

到第二个星期,我们医院里的死人很多,停尸房已满。我们不得不把许多死人埋在一个坟墓里。最痛苦的是掩埋婴儿。在入侵后的第二个星期,120名新生儿在我的监督下被掩埋。我亲手掩埋了40名被士兵取出保育箱的新生儿。

残疾人中心的护士长告诉我,45名患癫痫病的儿童因为中心工作人员不足窒息而死。伊拉克人将未满18岁的犯罪儿童放上街道,把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赶出中心,任由他们倒在墙角。许多科威特人收留了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多数人的情况如何。你们会在下一段录相里看到他们。残疾人中心现在被用作伊拉克人的军用仓库。

作为一个医生,我目睹了许多可怕的事。但也许最令我吃惊的还是伊拉克士兵对待他们自己的人民的方法。

一天,伊拉克军官前来撤离住在我们医院的伊拉克伤兵。他们要将一名做完手术靠输氧维系着生命的伊拉克士兵带走。军官们无法将维持生命设备一同带走。一名军官指着设备问:“如果切断设备,他还能活吗?”我说:“我不知道。”该军官拔掉了电源插头,说:“我绕医院走一圈以后,看看他是否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我

们就将他带走。”

他们对待自己的人这么残酷，安理会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第四位证人（以英语发言）：我在各位面前会很小心谨慎，问一下你们暴行是不是只针对肉体的，还是你们愿听一下伊拉克违法者所犯暴行的新的内容和新的含义，我本人就是这种暴行的亲身受害者。

我的生命是靠一种名叫分离器的维系生命装置维持的。在进攻发生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星期四），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我的医疗治疗会怎么样，我的欧裔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

开始时，治疗还可以，但是他们搜查了我的家和我朋友的家，找我妻子和孩子。当时我一直将他们藏在一位大使朋友家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形就糟糕了。

当我正在接受第三次治疗时，伊拉克人说：“瞧！你是个健康人，你的血液也刚治疗过。你得献血了。”他们抽了一个单位的血。对于我这样一个慢性肾病的病人来说，献一个单位的血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事情就这样持续着，第二次、第三次，因为我没有工作，哪也不用去，所以我想跟伊拉克人友好点。这样做，既是为了了解他们，也是为了需要时利用他们。

在第二个周末，我可以看出医院里医疗必须品的条件恶化了，因为缺少医生和护士。而且，在我的病房里，即透析病房里，还缺少透析器，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透析器只能用于透析病人或腹膜病人，别无他用。

这警告我将要发生的事。慢慢地，床单也不干净了，上面沾有血迹。后来，枕头不见了。后来慢慢地，一次性的手套和注射器等也开始再次使用了。

后来，一直在折磨我（不是肉体折磨，而是一直以我的欧洲妻子和孩子威胁我）的伊拉克士兵开始强迫我在进来之前打扫好医院病床。我照着做了。这样做还有其他原因，由于没有人运送，已经没有清扫机了。护士也越来越少了。

最后，正当我快离开科威特时，他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折磨我。一天早晨我去透析室，看到一具尸体，一具发臭的尸体。自然，人是会死的。这没什么。但问题是，尸

体应转移到太平间去,这样病房里就干净了。但在医院的太平间已全满了,我又不得不躺在透析室,接受四小时的治疗。我把这一切向我的这位伊拉克朋友作了解释,他是一位上校,我想在需要帮助时,他会做出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反应。他做出了反应,但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报了一个价。他说:“你给我这个价钱,我就让你去巴格达,然后,你自己决定吧。”我这样做了,我不得不付钱给他。但我一分钱也没有,因为银行已关闭,一般人是不会身边带那么多钱的。这样,他就来到我家里,拿走了我二十年来收藏的地毯和电器,我家收藏的一切物品、食物和其他一切东西。他拿走了一切,价值大约25000美元的物品,并答应他会帮助我的。这位伊拉克人唯一有人性的方面是他确实按照这一价钱帮助了我。

一到巴格达,我非常惊奇地发现,我们在科威特比如说0.1第纳尔或0.06第纳尔买的大多数东西卖3.5美元或4美元。这些东西都是科威特制造的。这是另一个方面。

我知道科威特一定得解放,也一定会解放的,但我希望你们记住,你们不能让这一故事会仅仅成为故事会。

想一想,明天早晨你在枪口的逼迫下被要求离开你的家,放弃你的一切积蓄,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这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暴行给我带来的。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我变成了一位难民。

第五位证人(以英语发言):在过去八年中,我一直在科威特的一家政府办的医院里当外科医生。我想向你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自伊拉克的入侵到几周后我逃离科威特之间的经历。

8月2日凌晨四点钟,我接到医院来的一个电话,要求我马上去上班。电话上没有说明理由,但是因为前一周一直处于紧急戒备状态,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走进小车,开始开往25公里以外的医院。医院距伊拉克边境不远。在路上,我遇到了许多朝相反方面开进的装甲车队。由于它们没有任何识别标记,我也认不出它们是伊拉克的还是科威特的。后来,我得知它们是开往科威特首都的伊拉克装甲车。当时天还很

黑。当我继续驾车行驶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炮火的闪光、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和自动武器不断开火的声音。以前我当过兵，所以我知道我正在进入一个战区，但我还是继续驾车行使。

自那以后的四天里，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工作。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接收了大量受伤人员，有伊拉克士兵、科威特士兵和一些平民。

大约在入侵之后的一星期到十天左右，伊拉克人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只保留了一个病房，把所有其他病房的病人赶走，腾空了病房。他们接管了特护部门和心脏病部门，拆除了特护部门所拥有的八个维持生命医疗系统中的七个。赶走了我们新生儿病房中的婴儿。我不知道那些被如此匆忙赶走的病人结局如何，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缺乏应有的医疗监护，他们不可能存活。

经整理的病房被变成伊拉克军队的生活区。受伤的伊拉克人在我们的医院里接受手术，并立即被转往巴士拉和其它地方的医院。尽管在我们医院里的伊拉克医生只有十至十二名，加上几个技术员和助手，可是一大群保安人员却使得医院里的伊拉克人变得数目庞大。这些保安人员，穿着便服，实际上是秘密警察。我们称他们为“萨达姆·侯赛因的耳目”。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密切注视着伊拉克专业人员。我们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好象伊拉克人不置于不断监视之下就不能放心地让他们做自己的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送到医院来的伤亡人数减少了，我们得以恢复正常安排。但是，我们继续接收负伤的伊拉克士兵，一次多达十来人。其中许多伊拉克人是因为放置在他们车辆下的炸弹爆炸而受伤的。

我们也继续接收平民伤亡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好象是在他们的科威特雇主逃离之后留下来没走的非科威特工人。其中一些是妇女，有一些是老人；所有人都是受的枪伤。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年迈妇女两个脚踝都受了枪伤，当我问她这是怎么发生的，她只是耸耸肩，意思是说伊拉克人只是对挡道的任何人一通乱射，其他许多人都已经证

实了这一点。我本人就医治过腹部、四肢和背部受到枪伤的平民。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拒绝在医院里比必需的时间多呆一天;他们最大的关切就是逃出科威特。

我还有一个想提及的抵抗的经历。一天晚上,我正在拜访我的一位印度朋友,他住在主要是科威特人居住的地区。在早过了下午七点宵禁时间之后,这个朋友从他的科威特伙伴那儿接到一个电话,那个科威特伙伴告诉他,在子夜准时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的朋友就按他所说的做了。就在那一刻我们听到了呐喊声。走出去站在平台上,我们看见整个地区一片通明,人们在呐喊:“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我们感到惊喜,在这么早的阶段就能组织起如此示威行动。

在其它许多我没有时间一一提及的经历之后,我于8月20日离开了科威特,带上我能随手携带的东西。起初,我只是感受到逃离的欣慰。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巨大的心理创伤不断加深。结果造成的伤痕能削弱一个人。象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我丢下了我的家、我的生活、我的积蓄、我的生活方式。我有两个孩子现在在美国读书。现在我不知道我如何能负担他们。

在安理会会议厅放映了幻灯片。

第六位证人(以英语发言):对于我来说,讲述强加在我的国家身上的恐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将尽自己能力来讲述。

在科威特典型的一天是以令人窒息的死亡的恐惧开始和结束的。在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我们起床从我们的窗户往外看,提防着对我们居住区的袭击,就这样度过了又一天。我们靠清理家中任何可能引起士兵怀疑的东西来打发时日。甚至在清真寺,我们也得不到和平。仅仅三个星期以前,在我们居住区的清真寺里,伊拉克秘密警察在星期五祈祷时挡住了我们的阿訇。警察逮捕了他,安插了一个伊拉克阿訇来继续祈祷。他们把这个拍下来作宣传。我们再也没见到我们的阿訇。穿着科威特平民服装的伊拉克秘密警察出现在每个清真寺的祈祷场合。

最近伊拉克新闻机构报道说已经取消了晚上十一点至上午七点的宵禁,这个报

道造成一种假象，好象科威特人现在能自由行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人敢外出。交流已经被降到了谣言的渠道，因为所有的电话都置于监听之下。我们的家已经成为监狱。

只有寻找食物是我们冒险经过安插在每条街上的检查站的唯一原因。曾经是开车很快就可以到达的距离现在至少要花一个小时，因为有十个检查站之多。这些检查站的规则是取决于具体士兵的情绪。任何事都可以成为逮捕的理由。

在每一个检查站，我们都必须接受对我们的汽车，有时对我们的身体的彻底检查。但即使是一辆毫无问题的汽车也不能保障安全。我的两个朋友四个星期前在检查站被捕，当时伊拉克士兵说他们在汽车行李厢里发现了子弹。这些子弹是士兵放进去的。我的朋友自被捕后就杳无音讯。

除了检查站的束缚之外，城镇遭到有系统的袭击。这是一套程序恶梦开始于袭击的前两天；士兵们包围城镇，挡住所有来往的人。当袭击开始时，电话线被切断，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或进入。然后士兵开始攻击。

起初伊拉克人只是针对科威特警方和军事人员。但现在伊拉克人只要发现有人拥有照相机、望远镜、科威特货币、汽车电话、影印机器、科威特旗帜或埃米尔像，就逮捕他们。

我认识一个人，他因为有一架照相机而被逮捕并关押了一个月。我还认识一个人，他因为用录音机录了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批评了萨达姆·侯赛因的讲话而被捕。

现在，伊拉克人的目标也指向了妇女，因为她们参与了抵抗。我知道有三起事件，科威特妇女被带到警察局，每晚遭到轮奸，达两个星期。当我离开科威特时，这些妇女仍未得到释放。

伊拉克人来抓我们的儿童。五个星期前，伊拉克人在袭击一座城镇时，带来一份年纪在13至20岁之间的男孩子的名单。35名男孩被逮捕并遭到拷打。从那时起，我只知道其中5人获得释放。

三个星期前,在萨勒瓦的一次半夜袭击中,我的一位身体残疾、必须使用双拐的朋友,乞求士兵们宽恕那些被强迫背着她们熟睡中的孩子离开家的妇女。他为此脸上挨了一击,并被带到一个曾为一座私立英文学校的警察局,他在那里被用电线折磨了五天。他在那里目睹有人被浸入滚水中,并看着两位上年纪的男子受到毒打。

伊拉克人进入我们社会的每个方面,企图扼杀科威特。学校、体育场地及政府大楼中的家具和物资被洗劫一空。这些建筑现已成为恐怖的兵站。

在曾经听到玩耍儿童的笑声的地方,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受酷刑者的惨叫声。曾经为萨利姆·穆巴拉克男子学校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弹药贮藏地;以前的里加女子中学,现在是伊拉克人民军兵站;而曾经是该地区女子高中的地方,现已是秘密警察总部。所有学校现在都已关闭。

我的同伴证人和我只能略述科威特境内的深重苦难。当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开会的时候,在科威特太阳已经落山,又一个恐怖之夜将要开始。科威特典型的一天,以使人窒息的死亡恐惧而开始和结束。

第七位证人(以英语发言):今天的听证涉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造成的不幸损失和人的痛苦。这场悲剧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丧失生命;普通科威特公民受到的野蛮待遇;属于科威特公民和很多以前在科威特受雇用的外国人的私有财产及宝贵财富被没收;无数家庭全部或部分地成为难民。

尽管我们无法用数量显示所有这种苦难与人的痛苦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开始为伊拉克的入侵给科威特人和中东其它国家以及发展中世界其它地区造成的一些经济和金融损失列出一些数字。这就是我今天要同你们讨论的问题。

在安理会会议厅内放映了幻灯片。

第七位证人(以英语发言):第一张幻灯片:请认识到,关于经济破坏的数字和资料很难获得,并需要进行一次调查以作出损失估价。你们面前的数字是根据最近离开该国的科威特人与非科威特人的专业和技术报告而作出的最准确估计。

科威特的私营部门过去总是保持充足的食物、建筑材料、备用零件、衣服和其

它耐用品的储存,其中大部分通常再出口到邻国。

给你们举两个例子:15架属于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飞机,以及备件、通讯设备、计算机和供应饮食的设备被拿走,房屋被搬空。仅此一例中的价值,就超过10亿美元。对电讯系统和卫星通讯线路的抢劫,使科威特人和其它人与在科威特国内的家人失去联络。

第二张幻灯片:银行系统中以科威特第纳尔合算的资产,主要是给商人的贷款,他们的商店、仓库、车库和工厂遭到洗劫和破坏,使他们无钱偿还银行。存款者们看到他们的储蓄失踪,这是由于他们的钱被兑换成伊拉克第纳尔,并由于找不到一个正常运作的银行或银行系统。大多数存款人是阿拉伯或亚裔工人,他们现在失去了其一生的积蓄。如果人们拿东西不付钱,一个银行制度或经济就无法运转,而这正是伊拉克人已经做的并正继续做的事。

第三张幻灯片:抢劫的程度在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工厂和预制房屋、汽车站的候车亭、公园长椅、学校课桌和黑板被彻底拆毁。这破坏了该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建立的基础设施。伊斯兰古物博物馆拥有全世界最精制的伊斯兰艺术收藏品。它是不可替代的,而数世纪伊斯兰文化是无法估价的。

在石油工业和工业区,一天,一队队卡车和吊车停在一些工厂旁边。15天后那里除不动产和荒芜的土地之外一无所剩。

第四张幻灯片:来自几乎一百个国家的国民为建立科威特的各个机构体系、管理部门和资产作出了贡献。今天,它们被夷为平地。主要在科威特经营的企业受到最严重打击。数年的培训和经验丧失殆尽。

第五张幻灯片:入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关系到与科威特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国家的外汇、贸易、旅游、费用和特许权。第二种是由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而形成的对石油的影响,这种上涨估计要消耗世界上一些最穷国家的外汇储备。结果,利率提高和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提高为促进较穷国家的发展而借用和购买关键进口物品的费用。

第六张幻灯片：摆在你们面前的关于受到最直接影响的1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不包括这些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国民所丧失的其它资产，特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目前尚不能得到这两个国家的估计数）。

以埃及为例，埃及估计的累结数超过8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1990--1991年期间的资产。举例说明：受影响的最大项目是工人的汇款，他们在这一项上损失28亿美元；旅游业损失16亿美元；苏伊士运河损失5亿美元；空运损失3亿美元；以及重新安置和创造就业机会，估计要使他们花费近20亿美元。

对受石油影响的国家来说，如果油价保持在当前的水平，则石油油效应将是巨大的。对许多年青而脆弱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国家来说，特别是刚实施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艰巨的经济调整方案的东欧民主国家，这是真正的打击。

最后，最近已成立了一个科威特特别工作组，制订振兴与重建方案以在解放后执行。预期最初购物单将包括从铅笔、儿童书籍、食品、药品到汽轮机等一切物品。

科威特的经济已被破坏到这个地步。

阿布拉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认为安理会刚才从目击者和录相所听到和看到的足以说明问题，无需进一步阐述。我们热切希望安理会刚才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将促使它无保留和不惜代价地采取有助于维持和平——公正的和平——并捍卫它的果断行动。

伊拉克所有这些非人性行径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变科威特人口组成消灭其民族特征。当占领军开始没收所有科威特人的身份证文件，包括公民证、护照，甚至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当伊拉克人烧毁许多处理公民事务部的档案，包括内务部的一些部门时，也表明了这一点。对科威特人的残暴和恐怖行径也有所升级，强迫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同时使大批伊拉克人在科威特安居并以武力夺取科威特人民的家园和财产。

伊拉克侵略政权的这些恶毒目的对坚定不移地进行抵抗的科威特人民来说是很

明显的,因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出于忠诚和爱国主义设法将贮存在特别计算机中截至8月1日的科威特全部人口的民政档案运到国外。他们将计算机软盘转移到科威特国内有守卫的地点直到有机会将它们偷偷地安全送到国外。其目的是挫败伊拉克打破科威特人口构成的阴谋。现在我很高兴告诉大家这些软盘就在纽约,我们要求安理会通过摆在它面前的决议草案,授权秘书长将软盘留在联合国作为科威特从侵略者的亵渎下解放出来时可作依据的法律和官方文件。

当前局势对科威特公民和科威特国居民造成严重威胁,它要求根据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保护平民人口并确保他们的安全和留在本土的权利;科威特人口组成的不可侵犯性;保护科威特国民具有科威特公民身份的权利;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强迫手段改变公民身份是非法行为,认为伊拉克占领当局在此方面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和非法的。

还要求安理会成立事实调查委员会并派它到科威特国评估那里的事态,包括对资产的破坏程度以便证明对属于政府、个人和公司的财产所造成的破坏并对赔偿事宜进行评估。

还要求安理会保护科威特俘虏并根据关于保护俘虏的1949年第一和第三项《日内瓦公约》确保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待遇,确保对所有在押科威特军人和平民给予法律保护,保护他们获得国际公约和协定神圣规定的人道主义待遇的权利,特别是对于在战略设施中被用作人墙的人群。

我认为应当指出伊拉克政权总统正乔装打扮掩盖自己的邪恶,披上伊斯兰外衣开始在他的一些发言和辩白中引用伊斯兰原则和教义,这种宣传手法有背于伊斯兰教的神圣性,伊拉克政权的所做所为违反了伊斯兰教的精神实质,更不必说其文本。主席先生,通过你我想请问伊拉克领导人:上帝是否在《古兰经》中说过:

“如果任何人杀害一个人——除非是因为谋杀或在国土上作恶——就象杀所有人:如果任何人拯救了一个生命,就象拯救了所有人的生命。”

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息——难道不是说过,

“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他不背叛他，不对他说谎或做对不起他的事情。穆斯林是被禁止侵害其他穆斯林的荣誉、钱财或鲜血的。”

这就是伊斯兰及其对上帝最荣耀的创造物——人的态度，这也就是伊拉克政权及其恶魔对科威特人民的所作所为。

我想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听神圣的盟约以神圣的《古兰经》中最恰当章节之一的形式对人类的启示：

“如果两派信徒发生争执，你使他们和解；但如果一方的行为超出界限而侵犯了另一方，那么你（所有人）与超出界线的一方进行战斗直至它遵守上帝的命令；但如果它遵守，那么以公正的态度使他们和解，要公平：因为上帝爱公平（和公正）的人。”

《联合国宪章》反映了这一圣言的精髓，其第一章第二条第三项指出：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在同一条第四项中指出：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而且当所有这些努力均告失败时，《宪章》还规定了补救办法。当和平努力无效时，《宪章》就象圣言一样为我们提供了回答。《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一和四十二条谈及了这类情况的解决办法。

伊拉克政权这样做使我们——还有你们——别无选择。它要你屈服于它的条件，而你们要的是维护正义和恢复和平。伊拉克企图实行弱肉强食的原则，而你们要的是你们所保管的《联合国宪章》阐述的文明人的法律。

我向你们表达的信息是：不能让侵略继续存在。不能让侵略获取任何果实或报偿。这样做你们不仅将解决科威特的问题，还将筑造一堵阻止非正义之墙，使暴君不能越墙而过在你们中间生活，注射其毒液，破坏国际秩序的大厦。国际秩序的太阳已

经升起,其光辉必将照耀全球。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会议早些时候达成的谅解,我现在将宣布休会。我请成员们在休会后随我去磋商室。安理会下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其时间将与安理会成员磋商后确定。

下午1点15分散会。